

蘇俄軍事藝術文庫

# 哥尼斯堡之陷落



蘇聯軍事藝術

V. 魏里奇科作

• 戈寶權譯

哥尼斯堡之陷落

原著者 蘇·V·賽里奇科

翻譯者 戈 寶 權

出版者 人 民 書 報 社

一九四六年十月出版

# 斯大林太元帥關於攻克哥尼斯堡的手令

將：

自德羅斯第三戰線總司令蘇聯元帥西萊夫斯基及副總參謀長波克羅夫斯基大將，於今之四月九日，以衝鋒戰攻克東普魯士的重要城市——德國在波羅的海的重要戰略防禦據點——哥尼斯堡。

德國要塞司令步兵大將路希及其參謀部所統率的哥尼斯堡守軍殘餘，於今天二十時三十分時停止抵抗並放下武器。

為紀念在佔領哥尼斯堡城市與堡壘之戰中動功卓著的聯隊和部隊所取得的勝利，蘇聯各部隊冠以「哥尼斯堡」的稱號，並授予勳章。

今天四月九日夜十二日，我們的首都莫斯科，代表祖國用三百二十門大砲鳴

德二十四日，自哥尼希堡開守實兵團及佔領哥尼希堡的城市和堡壘的白俄軍  
斯第三戰線的部隊致敬。

蘇軍最高統帥蘇聯大元帥

約瑟夫·斯大林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

第三十三號命令

一九四五年正月，蘇軍大將徹爾尼雅夫斯基的部隊，在普魯士開始進攻了。他們擊毀了敵人的主要防禦，衝進敵國的深處去。這是一次毀滅性的攻勢。激戰在廣闊的平原上繼續着。

普魯士的灰白的天空，變成了紅紫色，好像塗上血似的。

許多個圓的城市陷落了，永遠攻不破的堡壘和最新的技術的界線是崩潰了。德國的土地，被蘇聯士兵的腳底下。

徹爾尼雅夫斯基的部隊現在所走過的，正是將近兩百年前，當俄羅斯軍隊在七年戰爭中，向傲慢的普魯士首都普魯士堡前進時所走過的那片土地（註）。這好像還是不久之前的事！在這門戰爭當中，俄國士兵在短促的間隙裏沒有消滅掉的。蘇聯的戰士們奪得在他們的前面，在夜色的黑暗中，

（註）七年戰爭爆發於一七五六年，起因於普奧之爭。俄軍自七年參戰，一七五八年攻取普魯士，一七六〇年攻陷柏林，戰終於一七六三年結束。

0526

俄國人露營的野火正在冒濃烟。

後代的子孫，沿着他們祖先的腳跡在前進……

在哥尼斯堡攻勢與軸心作戰的，是留德尼科夫將軍的部隊。他們迅速的人入了東普魯士。在普魯士他們遇到了一種命運，一種偉大而驕傲的幸運：這因為他們是軍司令，他們正在自古以來德國人的土地上走着，它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進攻這個思想，深深地盤據在戰士們的心中。士兵們叫道：

「我們要向哥尼斯堡前進！」

皮爾卡能與英斯施維的堅固的多面堡壘，已經遺留在後面了。現在已經感覺到海的氣息——潮濕而又寒冷的，但哥尼斯堡還是遠得很。展開在戰士們面前的，是一片陰沉的、霧氣所籠罩着的國土。到處都是閃着白光的不辨的黑暗。一會兒陰沉潮濕的融化的雪，一會兒是溫暖的潮濕，一會兒是突然決裂了大地。繼而大霧又重新遮住人，像鋪着一塊地像個着人們的黑暗。在霧氣下而露出出來的，是更新的世界——石頭，濕泥土，鋼鐵，是更新的工作。蒼白色的泥濘，沿着無有永久工事和抗道的防護牆地爬過去。在這些毫無阻礙的土地上面，曾經有過一截自由的不被佔據的土地嗎？……在這裏簡直是沒有作戰的空間的。

戰士們這樣騎起東普魯士：

「一切都要禁銷，燒光的！」

蘇聯的部隊是愈來愈認識這片匍匐在他們腳前的土地了。

在格羅斯。鮑姆地方的許多房子裏，和在瓷磚的爐灶裏排的，就繫着令人厭惡的灰色的永久工事，警衛軍曾在這兒毀潰了德國人。警衛軍已經向前衝過去，這時候有誰的叫聲止住了他們。

從貨族庫邸的院子裏奔出了一個戰士，他喘着氣叫道：

「看呀！弟兄們，看呀！」

這個戰士把鐵鏈子拿給大家看，並且在激怒中把它們高舉在頭頂上搖動着。這是腳鍊和手鐐，不久之前才從人身上取下來的。那些帶這種腳鍊和手鐐的蘇聯人，已被趕到更遠的地方去，已被趕到哥尼希堡去了。

警衛軍靜默無聲地把它們用手一個一個地傳過去。尼古拉·盧卡希向這道牆可怕地凝視了很久，面色都發灰了。

他沉重地說道：「警衛軍們，聽我說。我永遠忘記不了德國人的這件事。無論是烈火，無論是否石頭，什麼都阻擋不了我。」

……哥德尼科夫的部隊，穿過濃霧和鋼筋混凝土，向哥尼希堡頑強地衝過去。現在橫在他們眼前的，是這道過河的界線——這是哥尼希堡的第一條外防線，從此就開始了它的城寨。

在離鐵堡約河三十公里遠的後方，在黑暗中設立着普魯士的迦太基——哥尼斯堡（註）。

（註）迦太基是紀元前九世紀時北非的一個古城，此處是說哥尼斯堡是普魯士的一個重鎮。

### 鐵堡週防綫——哥尼斯堡的鐵門。

它建造了四十年，隨着軍事工程思想的每一新的進步而加以現代化和改良。打開了鐵門，鐵堡會像片在軍火科學上最超前的了敵人。偵察兵已經深深地潛入到德國人的後方。勇敢的危險探求者，是必須公認到這條界綫的。

是清晨四時分。

偵察兵隱藏着，在觀察一切。這時候有一條平靜地躺在冰下面的彎曲的寂寞的河流，展開在他們的視野當中。在敵人的一邊，它的陰沉的空氣的岸邊，稍稍昇高起來。在四圍的融化了的霧下，

標竿露出了水面。附近的樹林是靜悄悄的。沒有人聲。河底是一片泥濘，靜寂沒有一個人的影跡。灰色的小船，像個龐然大物，在這一片靜寂的河面上，顯得格外顯眼。

有一艘偵察兵船，加一號：「這並不是那一條河！」

軍費和德軍。赫瓦萊的德軍用重砲鎖長久地和偵察兵船相持着這條河。偵察兵船瓦萊布諾夫奈身軀也起來：重砲的炮光鎖到一個重砲的彈藥品。一艘孤獨的小船在兩岸邊上，看起來大概是個偵察兵船在臥着。但是這時有一隻手從地下伸出來，抓住小船的頸子，把它拖到地下面去。

赫瓦萊的德軍因為激動而打了一陣咳嗽。

他吳淩的說道：「是它，那就是達伊邁河！」

是的，這就是達伊邁河的防護。

在它的岸邊的絕壁下方，有着一個隱秘的德國人的世界。有幾許多砲口的永久防禦工事的重重的建築物，一直掩護到冰岸邊。永久工事是藏在河岸邊。任何觀察器械都不能發現它們。地下和砲臺有幾尺厚的鐵板，堅固的甲板，和好多磅重的迴彈障。永久工事的武裝——是用特別的隱匿管理的大砲和重砲的砲臺。

在永久工事後面，配有一切工程器械和交通。

達伊邁河上的一切，都是為了防禦。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防禦。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防禦。

將海軍上的鐵炮搬到陸地上來。看起來，就像像這河，它的河口，以及河上的船，——這一切都是按照軍用工程師的圖樣而做成的。

鋼鐵，混凝土，勢單。

這些防禦工事可以抵禦任何口徑的大砲射擊。這些堅固的帶成部隊可以留在蘇聯軍隊的後方，打擊他們的背後……。

在當今，在尼斯基，還沒有建築街頭工事。總道能克服這條難以攻陷的達伊邁河的防線嗎？普魯士的軍隊最近排舞的音樂和軍普魯士首長科赫的演講呢。

科赫是科赫將軍的部隊，深知道那個威靈頓的危險。但是他們並沒有因為這個原因而猶豫不來。他們在戰場上打著德國人。

## 二

夜勢已進行了十幾天了。

德軍進攻的形勢，呈現出一種完全消滅的圖景。無敵的步兵，自動裝甲部隊，砲兵，後方——



砲隊長華倫丁·謝甫丘克向瞄準手叫道：「對準鐵燭射擊！把永久工事根絕掉！」

大砲直接瞄準開火了。砲彈的碎片碰著鐵甲，發出尖銳的響聲。瞄準手拜亞格里叫道：

「霧……霧……」

在他旁邊的彼得·科特砲隊長的大砲，也正向「鐵燭」射擊。青年團團長瓦倫丁·謝甫丘克，共產黨員彼得·科特，都是兩位著名的砲手。他們的大砲是從遠方來的，是從蘇聯的深後方來的，他們懂得德國的永久工事怎樣一回事。他們必須用金屬物料閉住和塞住這些永久工事的咽喉，而蘇科夫上校正發覺軍用鋒突擊，正是針對着這些工事。

現在達伊邁河好像一個龐大的鐵廠，充滿了鐵鏟，鐵鏟和火光。

現在馬蘇科夫的警衛軍團向浮冰了。他們在冰塊上爬着……奔着……雜着，把它變成了血紅色了。其中有幾個人已經到達對岸了。

神聖的忘我體身的偉大力量呀！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在它的前面支持得住的。永久工事裏能保護了耳朵和瞎了眼睛的衛戍兵士，都在自己的石頭的小室裏悲號。

華倫丁·謝甫丘克叫道：「到冰上去！」

他的砲手拜亞格里、希比洛夫、科爾屠諾夫、格里高爾丘克、赫爾德夫斯基就把大砲滾到冰上去。砲的前身陷在深潭裏了。他們用手抓住大砲、拖住，再向前滾過去……冰塊在他們的腳下面滑

「灑落。機關槍的砲火飛過來。但是大家還活著！先頭部隊的團長特魯辛中校滑着冰奔到德國人的壕邊去。在砲火和火焰的照耀之下，他看出華倫丁，就叫道：

「謝謝你們，這些好漢！」

在防護的內部，在水久工事的前面已經進行戰鬥了。德國人從煤炭屑裏分散到坑道裏面去。但是第一線上，已經閃爍着我們的步兵們的白色的衣衫。到處都是叫喊聲和碎裂聲。在火焰的飛舞之下，奔跑跳躍着的警衛軍在閃過去。軍曹多賓和他的八個攜彈筒的砲手，和德國人在坑道裏面對面地肉搏着，用手榴彈打他們。而在上面，自動步槍手大張開的外套於衣邊，像風一樣的飛過去。

這時候已是深夜了，戰鬥正狂烈的時候。在達什過河的浮冰上已經聽見送飯的廚司們的聲音，廚司們問道：「喂，士兵們！什麼地方是我們的人，什麼地方是德國人？」

「這兒完全是我們的……」

### 三

河上的戰鬥，正像大海一樣地洶湧。

在這兒，冰被克服了；在另一處地方，戰鬥正在浮冰上進行着；在其他的地方，德國人在冰上過得反攻。在特魯辛圖的地段上，在進行着白刃戰。警衛軍和特魯辛的卒隊人員，都到了西岸，可是敵久工事還在德國人的手裏。

這時離巴基正月二十三日子了。

德國人絕望地向蘇聯的軍隊撲過來。一切都很清楚：他們想把警衛軍拋到冰上去，再用他們永久工事裏的大砲把他們在那兒結束掉。在霧氣裏可以聽見坦克車輪帶的金屬聲音。這是「老虎」(註)在推進了……。特魯辛圖的砲隊站在坑道的後面，在步兵的前面。只要用小口徑的砲，就是以輕便砲國的鎗中。砲手們只有在自己面前十至十二步的地方，才能看見坦克；霧氣遮蔽了一切，每過一瞬間，在地面上蔓延着。准校安德烈·維希達夫斯基和上士費長巴厥爾·科甫東，把自己的砲從坑道裏拖出來了。

巴厥爾·科甫東向自己的砲手高聲說道：

「同志們，爲了警衛軍的光榮！」

巴厥爾用力膝跪下去，像警衛軍宣誓時所做的一樣……他是砲隊的年青團的領導者，有經驗

(註)「老虎」是德國一種坦克車的名稱。

動來在他周圍閃爍着。「老虎」和德國的步兵，直向剛的砲隊陣地衝過來。德國人帶着金雞納酸了，作戰前，都要服完了。

數兵連的砲組總工作者列兵伊凡·里科夫，他站在自己的同志們的前面，他的號召的聲音，震盪了全隊：

「爲了增大林的野戰軍的光榮！」

連隊向砲隊衝去，消失在砲火和霧氣中……開始衝擊永久工事了。德國人支持不住了。第圖十七號永久工事的衛戍部隊，打開了大門，在永久工事門口站着的，是阿萊塞金上尉和同齡的兵連的擊破隊。德國人和俄國人互相猛撲起來。搏鬥就在砲火陣地上，就在鋼索和沸騰起來。

在前面已聽見「烏拉」的喊聲，機關槍的惡毒的聲響和轟擊。機關槍手庫拉科夫向誰叫道：「把子彈交給我！金子彈來！」

德國人就總用一袋地，從砲火向他衝過去。他向他們放了一長串的子彈，再放了一下，打中了他們的背後。現在一團新的敵人湧身出悲憤和戰鬥去了。從越過道的右邊一直打到它的左翼的砲隊——那比那，在砲火中。戰線上——人、四甲、大地——一切都像達到白熱狀態。就好像膠和鐵在沸騰高熱之下解開了。

在戰場上只有它的活動的。砲衛軍聽了地道，讓德國的坦克從頭上開過去。現在靜靜的自動重

炮——「金桃」（砲名）向「老虎」衝鋒了。戰場上充滿了犧牲的吼鳴。

薩爾基・安德烈耶夫・特列辛因自己的擲槍下令：「不讓敵人逃走！」

還是只有一二個合。這支獨的單枝死不破裂上了。但是他的藝術靈却向前邁進去了……

現在已經是正午了。防住被破壞了。戰壕喘息下去。橫陳在日光下面。在稀疏的矮樹叢，乾柴柴  
柴索。維多達天斯其左後和巴威爾。科甫爾士士舊長的大砲在霧氣裏喊到「老虎」的地方，也發聲  
了。畢畢科夫上校和光榮的砲手們決別了。安得萊，維多達天斯其，巴威爾。科甫爾和所有他們的砲  
手們，都躺在自己的大砲的筒架和砲身上，擁抱着它們。巴威爾。科甫爾蜷着，廣闊地展開雙臂。明  
亮的微笑顯露在他笑臉的面孔上，就好像他是在一次愉快的盛會上。

畢烈科夫上諭命令道：「衡繁永久工事！」

「今晚吧」聽到永久工作的門口，把砲口向下方，開火了……

這陣子，他正忙得不可開交的，走同哥能抵禦的戰鬥，就這樣打過了。

現在必須得用最新式工專的複雜的機器，這是個危險

